

浙江文叢

謝鐸集

〔下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20135
2

浙江文叢

謝鐸集

〔下冊〕

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〔明〕謝鐸著 林家驪點校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謝鐸集 / (明)謝鐸撰著;林家驪點校. —杭州:
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2. 11
(浙江文叢)
ISBN 978-7-80715-974-2

I. ①謝… II. ①謝… ②林… III. ①古典詩歌—詩
集—中國—明代 ②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國—明代
IV. ①I214. 8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2)第 259114 號

謝鐸集

[明]謝 鐸 撰著 林家驪 點校

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310006)

網 址 www.zjguji.com

責任編輯 趙一生

封面設計 劉 欣

責任校對 余 宏

責任印務 賈 敏

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

開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張 54.25

字 數 557 千

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80715-974-2

定 價 270.00 圓(精裝)

ISBN 978-7-80715-974-2

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影響閱讀,請與本社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謝鐸集卷四十六

序

送陳御史序

成化丁亥春三月，御史陳君士賢以廷議出督學政於南畿，命下，吾同鄉薦紳士往過焉。有惜之者曰：『天下事有重輕緩急，抱蓄如士賢，善論列侃侃如士賢，謂宜置左右，以公天下得失，以開道天子意嚮，以復於古之治。乃茲歛大用於一方，其誰能不齎咨悵惘焉者？』爲士賢喜者則又曰：『時哉弗可違，士賢而好盡言以招人，雖未有至如國武子者，然與其一齊衆楚，卒置其身於無益之歸，無寧爲今之行得安吾身心，以致力於所任使者乎？』士賢恂然曰：『君子不出位以思，固也。而食君之祿，亦豈能漠焉？判秦越於吾心耶？且自朝廷以達於國都，於藩府州邑，猶手足腹心，然曷有忘腹心而獨於手足運用以自取快適？此固吾夙夜去思之惓惓者，惡乎喜！雖然，天下風化實維學校，惟茲材良以救寧我國家民物。而南畿尤祖宗根本重地，亦固吾君所先注心者，吾淺薄，方懼忝厥任使，幸而盡瘁以底有成績，於吾心尤兢兢焉，又何以惜爲哉！』鐸聞而贊之。

曰：『子之言亶矣，志則罕矣！子俟其行，亦既有踐矣，茲其弗渝中，斯克膺矣！于嗟古人，伊誰之遠矣，無曰予詞之謏謏矣。』士賢起謝曰：『某不佞，敢違心以有負於今日？』衆具曰：『維邦之光，維吾黨之望。』明日，相與餞於大都門之外，各以其意爲詩，而屬鐸述以爲之序。

元宵讌集詩序

皇帝御極之三年，朝廷熙洽，乃休暇。文武群臣於元宵前後各五日，得讌飲爲樂。先是，鐸同年諸僚友相與約，歲時假杯席叙平生以爲常。去年長至日，明仲爲首舉，鐸以次得元宵之會。及期，天大雨雪，竟日夕弗止。諸友無違約，悉至。至乃舉爵，爵無筭，垂酣，明仲主席抗言曰：『乃今日雖故舊之歡，實維君之賜，故事會有紀，今故已乎哉？』遂舉『金吾不禁夜，玉漏莫相催』之句，鬪爲韻，已乃復舉酒。明仲曰：『因以爲令，凡於聲吟哦，作推敲勢者有罰。主人主勸客，詩成許後，客貴速，遲亦有罰也。』師召寡言話，得『金』字，詩最先成，罰弗及。汝賢次之，餘詩成，鮮不入於罰者。明仲亦自坐焉，賓之故不飲，得『惰』，令以離席背書爲長句。鼎儀耽詩，興特濃，每出口吻間，輒觸令，衆競罰困之，未終篇，夜幾二鼓矣。明仲曰：『樂不可極。』因披雪以出。時鰲火燭天，驚鳥群噪，尚質馬逸去，衆亦弗之覺。明日，鼎儀詩屬成。主人例有序，不得以不能辭。於乎！鐸於諸公，東西南北人也，幸出而同時，而同登甲第，而同爲禁近之臣，抑交分兄弟也。故一會率有紀，亦庸以考他日所以不相背負者何如，所以進進，

不但己以重輕斯會者何如。且毋曰汗青交籍不忝於前聞人，而子孫世講以永斯好於不墜，固亦不徒然哉。豈其惜離聚於酒食文詞間，以流連一時者爲也？詩不齒序，以得韻爲後先，姓名邑里則各繫之詩之末。

訥軒詩序

鐸先大母之仲氏趙翁訥軒先生，明年壽八十。翁之子洪，將以例歸省自京師，京師大夫士知翁於鐸者，作《訥軒詩》以遺翁，凡若干首，鐸再拜敬受而序之。於乎，訥之義大矣哉！見班氏《崩通傳》，謂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者，通一說喪三隹，其得不亨者幸也。春秋以來，禍敗多矣：子翬謀桓隱公危，栾書構郤厲公弑，宰嚭譖胥夫差喪，上官訴屈懷王執，趙高敗斯二世縊，江充造蠱太子殺，息夫作奸東平誅，皆自小覆大，繇疏陷親。於乎，訥之義大矣哉！或曰：齊卻師盟以屈完，秦改館饋以飴甥壻，池質以子家行父歸，以聲伯僑爭承羽，辭圍吉懼獻，皆以辭命重國強諸侯，言或未可輕也。噫，是亦知夫訥哉！夫所謂訥者，非不言之謂，言而不易於言之謂也。言豈直利口之害，疾惡過義，美惡易位，矯枉過直，美惡同則病，言惟易乃罔克有濟。彼二三子者，徒得其粗而媿功效績，猶不可誣若是，而況仁人之言之利之博哉！翁老於田野，所謂訥者，誠無所用於時，然足以厚家政，善里俗，使佻淫變械者知所愧，亦或邦家之一助也哉。彼所謂豪傑位通顯者，顧慕爲通輩以爲能，不然則又畏縮避忌，惴惴焉不敢出一語以當

天下事，曰：訥，美德也，吾爲訥，吾爲訥。於乎，此其與翁何如哉！鐸不佞，願爲訥而未能者。重於翁有感焉，作《訥軒詩序》，曰：訥之義大矣哉！

贈大理評事龔君序

天下之患皆生於私，公則無所不可也。韓愈氏曰：『同則成，異則敗。』敗惟患之極，然則公者同，私者異。君子其尚同乎？曰不然。於其公，同之可也，異之亦可也；私則異之不可也，同之亦不可也。惟夫不固異，不固同，不可不可之間，一以公行之，而無所謂私者，天下之患，其庶幾乎！朝廷重天下之大命於獄，懼民之或離非辜也，舉天下之獄而屬之刑曹，而屬之御史臺，又舉刑曹御史臺之獄，而屬之大理，於是有異有同、有可有不可。大理者舉得以持法比亭平之，刑曹、御史臺不能自爲同異、可不可以輕重天下之獄。噫！任之於大理亦重矣。於是而私有所同異以可不可，吾民之大命何賴哉？然所謂私者，非必誘於利，奪於威之謂也，眩小智矜小能以物我，必勝爲主。彼曰可，我固曰不可，我曰不可，彼固曰可，各惟其一偏以自異，不然則又附和黨比無所與擇，不可，惟人之同而已。於是而傳致而掠立，以輕重天下之獄。若是者皆所謂私也。於乎！吾民之大命何賴哉？誠使爲大理者不過於深文，曰彼罪之輕重誠當矣，彼之法天下之法也，吾從之，夫何同？爲刑曹、爲御史臺者，不狃於成案。曰彼辨之是非誠當矣，彼之法天下之法也，吾更之，夫何異？夫是之謂一以公行之而無所謂私者。

夫然，豈直曰天下之獄得其平而已，以是而成天下之事，將無所不可也，天下之患其庶幾乎！慈溪龔君時濟，以進士拜南京大理評事，秋官主事王君文徵屬予爲贈言。二君蓋正所謂相與同異不可者，因推其說以告之，不識果以然否。

贈姜用貞序

南京秋官郎中姜君用貞既拜命爲郎中，明日亟告行於其所嘗往來者，束書戒途，欣欣然往，若恐後，若將弗及，曰：『吾母在，吾不能一日留也。』初，君之爲行人司副也，人皆以散地困君，謂且得顯曹，以大見所抱蓄。君則曰：『吾母年幾八十矣，不能涉遠，迎養之非其願，舍官而養亦非其願，獨得近地以養吾母，生死皆君恩也。無能以白於當道者。』與人言輒流涕曰：『雖三公，吾不願易也。』既而得今官，則又謂予曰：『獄，重事也，吾甚懼，子何以教我？』予曰：『昔雋不疑，每有平反之獄，則其母喜；否，則爲之不食。子知所以養母而不知所以治獄乎？且獄之所以不得其平者，蓋非一端。矜智巧，持姑息，視趨向，惑浮言，以威怵，以法繩，凡此皆足以爲害，而與利爲市不與焉。』孔子曰：『聽訟吾猶人也，必也使無訟乎！』不幸而未能無訟，則哀矜勿喜之誠恒在所先，而治獄之道過半矣。予從君久，見君之行履之才識論議，類出于右，而養親之孝獨拳拳焉，是心何但於獄？孟子曰：『堯舜之道，孝悌而已矣！』充而極之，事君之忠，以至光四海，通神明，皆自此始。特求端用力之實，非有他人所能與者。予方

深愧於此，而何以爲君告哉！或者君取善不倦，而理義學問相與無窮，則予又安敢以己所不能者自沮，而不以告君哉！大夫士知君者多爲贈行詩，賓之李君既輯而序之矣，以予於君非詩能盡也，俾復贅其說。

贈袁德純序

吾太平邑大夫袁君德純既拜命爲太平之明日，有過君者，迎謂之曰：『太平，黃巖故壤，地分西南之半爲太平。黃巖，昔所謂健訟者在焉。吾爲子懼，子誠執儒之迂，而不知以術以猛，吾恐子之弗堪也。』君蹙然曰：『有是哉！吾惟弗能儒之愧，民之性，夫豈獨黃巖異哉！某不佞，不敢侮聖言以自卑也。吾聞今守令以罷免去者，往往非自外至，吾安忍輒誣彼民哉！』又有賀之者曰：『今朝廷蓋試御史以民事而亟進之，子將不久於彼，彼之民亦不得而慢之也。』君則顧而笑曰：『子誠愛我哉！君子不出位以思，則能盡力於其位。吾苟持是心以待，是自棄之也。且一邑之難，孰與天下？御史者，舉天下之責加焉，不能令而樂於御史，某未之前聞也。』鐸與黃吏部世顯聞之曰：『賢矣哉，吾邑之大夫也。吾與爾生長今四十年於茲矣，見爲吾黃巖者嘗有是心乎？有之，是果吾民之負彼也。孟子曰：「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，塗有餓莩而不知發，人死，則曰非我也，歲也。」於乎！今天下之罪歲者何限，而於吾黃巖特甚，是安得盡如吾袁者，一洗而出之以信吾民哉！』初世顯舉君於春官，已識君爲名進士，而未知其有知

至是也。予嘗叩之明仲羅先生，明仲於君最親且久，則亟稱之曰：『今安得盡如斯人哉，吾鄉固未易有也。』既明日，予乃從世顯得親其論議，殆與明仲合。予益敬且喜，因以語明仲。明仲曰：『若是者，不能以有爲，吾固不敢疑天下士，吾與子將益自疑其不足信而儒者爲空言也。』又明日，君過予，歷詢民隱，且屬予錄古《循吏傳》而折衷以濂、閩諸先生之說，因其得試州縣者附焉，予益信君卓然以大起治道、興教化、厚風俗爲己任。今之稱能吏，區區簿書期會獄訟之間，或未足以盡君也。君於諸先生之道，蓋嘗求之全書，驗之心，體之身，以力行於平日，而尤拳拳於是者，則臨事而懼，亦盤銘書紳之意也。益擴而大，益久而恒，他日爲賢御史、爲良公卿，以大行諸先生之道於天下，則孔孟之道在是，此真儒之效，君之極致，而吾黨之望也，夫豈特一邑之幸而已哉！世顯俾予爲贈言，予不能辭，因摭其說以俟諸其後。

贈節庵章公歸鄞序

今年秋，鄞節庵章公致和，將歸自京師，京師大夫士之家於鄞者，皆重公之行，願有所贈，於是學士楊先生維新過，謂鐸曰：『章故吾鄞巨族，族有聞人，公又其最賢者也。公自永樂中，以富民徙實京師，受陷北郭，北郭之民久且信之，至訟者質其成，而盜者愧其知。公雖早違鄉邑，家族恒仰公以爲模表，公又取其賢者而教育之，如方伯繪、舉人紹、黃門鑑、進士銳，皆與有力焉。今茲北郭之民蓋重惜公之去，而吾鄞人則幸其得歸之爲喜。子能爲我圖其所以贈公

者。』予曰：『先生知公之所以去歸其鄉者乎？』先生曰：『人心不可兩用，方壯之時，其氣盛，其志銳，其材雄，故凡百念乘之以動者森不可禦，而莫不有事於四方焉。暨其既老，則盛者消，銳者沮，雄者伏，向之所爲，無復顧籍，而惟宗戚墳墓鄉土之思，亦人之情也。』予曰：『是則然矣，其亦有耄邁衰疾，奔驅勞苦，終其身而不得休者乎？』公以八十之年，遐祉盛福，危冠博帶，以榮歸於其鄉，仰而懷，俯而視，少者壯，壯者老，而老者沒矣。白髮儼然，青山如故，得以優佚桑榆之景者，果誰之賜耶？昔史遷稱，漢文帝時，六七十翁游遨嬉戲如小兒狀，以爲極盛，然則公之歸也，其可以卜吾皇之治乎？』先生曰：『然亦有生死射利，志得意滿而未知所以止足者。公今日之歸，固上之德，而所以能歸者，則又公之獨見。故君子惡夫以官爲家，而以不去其鄉爲可法。』鐸起而嘆曰：『先生之言至矣，請書以贈公，且使夫人之聞之也，其亦有所勸乎？』明日先生與鄞之大夫士饒公於都門之外，因屬鐸叙次其言以爲別。

吳修撰汝賢省親送行序

今年秋九月，吾友翰林修撰吳君汝賢有歸省之命。於是君去家蓋十有四年，而檢討公太孺人年方六十，君已再轉官長史局矣。初君以親命，久不果於行，乃者朝廷特重近臣之去，復更定爲例^(三)，令凡臣僚去家十年者始得請。君雖以例當行，猶懼上意之不敢知，惴惴然若有不堪於懷。既而命下，人皆爲君喜之，而君亦自喜其過望。夫省親在我朝爲恒典，臣子苟不欲

行則已，未有不俞其情者，而今乃若有不易。至如君者，去家之久，亦復以得之爲過望，過望而喜，望而未至，則戚以憂，固人之情哉。噫！使君當未更令之前隨例以行，未必知上之恩如是之深且難也。吾於是乃知恩賞威罰之不可不謹，而一張弛之間固可以收人心於不墜矣。雖然，感恩而知報者恒人也，若夫君子則又有不盡然者，古之人固有奔走勞苦終其身不遑養親，如四牡枵杜而不以怨上者，苟推私養之爲恩，置王事於不顧，豈仁人孝子所以善事其親者哉，亦豈賢父母所以教其子之心哉！吾於是又知公義私恩之不可偏廢，而一舉措之間可以窺君子之用心矣。然世之人，懷祿以爲君，營私以爲親者，往往而是。至或假托附藉於公義私恩之間，以便其身圖，於是上心始疑，而賞罰之施，亦將無所憑矣。於乎！均之一事也，而所繫不同乃如是。然則君子之所以自立，烏可於其微而忽^{〔三〕}哉^{〔四〕}！君明達博雅，落落有大志，於此蓋所熟聞而素履之者，予深未能以無愧焉，而猶不已於言者，亦朋友之誼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博，浙江圖書館抄本作『溥』。

〔二〕例，原本無，據浙江圖書館抄本補。

〔三〕浙江圖書館本『忽』下有『之』字。

〔四〕原本此句後，又重『烏可於其微而忽哉』一句，此從浙江圖書館抄本。

謝鐸集卷四十七

序

贈寧國通判陳君序

成化乙未秋八月，吏部以吏比奏補中外官，先是取太學諸生以及諸鄉進士群試而參用之。予友陳君德廉，名實在上第，故事當得州守府上佐。惟上之人重名爵，則更用以待超遷者爲勸激之具，每初授僅一二人，至或不以及，德廉乃遂有寧國通判之命。夫以德廉之才之學，以之取進士，列縉紳侍從間，宜無不可者，而乃偃蹇沉鬱以至於今。上之人猶以其所當得者縣之爲勸激，勸激而後能，士之豪傑者不屑也。德廉今所謂豪傑士而果有待於是哉。然作其立名喜功之氣，使之鼓舞奔赴，不自知其入於善，則固上之人之任也。於乎！充是心而上之以及於無窮，使盃羹卮酒有重於千金之賜，則轉移天下之道，其殆庶幾乎！故以德廉之賢而得是不爲詘，而上之人所以待德廉亦不爲薄矣！吾獨念夫子與德廉同領鄉書十有七年於茲，如予之迂疏淺薄，視德廉殆不能以什一，而守愚坐食進退無據，至以官階相誇詡，必猥歸之以辱諸大

夫士之後。而德廉所得乃若是，予又不知其所謂勸激者果何如也？雖然，昔人謂邑之政可達於天下，況寧國近在畿輔之內，環千里以爲郡，通判之尊，視守爲別駕，千里之休戚，守與通判實共之，而或不加之意，夫豈但其政之不可達而已？故古之君子不患其位之不足，惟患其職之不修而薄功厚享者。天道每惡盈焉，然則德廉於此亦可以自念矣。德廉其行哉！知人則哲，予既昧於自處，懼無以深知吾德廉也，故又以此克艱之說終焉，亦朋友之誼也。德廉其行哉！

勉軒先生輓詩序

古者閭巷之學，自黨術以達於國，莫不有師。閭巷之師，蓋大夫士致仕而老於其鄉者爲之，曰上老、庶老，坐左右塾而教焉。歲事畢，則餘子皆入於學，至春而傳農事。士與農初不易業，而學以爲常，如是者，雖欲不習於善不可得已。去古既遠，學校之政不及閭巷，家自爲俗而人無定學，於是有起而爲一鄉之師者，一鄉之人無小大、無衆寡、無賢不肖皆得而師之，則亦豈非古所謂閭巷之師也哉。閭巷之師，不繫於上，惟布衣之從，教自我立，而卒莫之能外，若是者豈不益見其難能也哉。勉軒張先生世家吾鄉之桃溪，桃溪之人無慮數百家，家有子弟，自童孺莫不求先生而受學焉。先生久抗師席，歷宣德、天順，先後幾四十年，蓋吾叔父寶慶先生而下，鮮不及其門者。雖以鐸之無似，亦得以備灑掃之末。於乎博哉，先生之爲教也！先生之沒，

今二十有餘年矣，凡生長吾鄉者過先生之間，莫不惻然曰：『此吾昔之所從以受業者也。』見先生之子若孫，亦莫不曰：『此吾後人之所當愛念而弗忘者也。』吾豈苟焉哉！於乎！異時豪家右族威武斷鄉曲、持禍福以警動人者何限，而今視先生何如哉？先生隱約終身，名不大顯於時，而獨不沒於其鄉，鄉曲之譽，故非偶然。世之人固有獵取天下之名，而終其身不能得之於鄉曲者，由是而推，則先生之所養可知矣。先生之學與行，鐸叔父既銘之墓矣，先生之子某，又不遠數千里，將遍求今之名能詩者，以大白先生於天下後世。鐸淺薄，無能窺見先生之遠且大者，姑即其施於鄉者，以告夫今之所謂閭巷之師，作《張先生輓詩序》。

京師十景詩序

京師，天子之居。曰京師者，衆、大之詞。天子宅中而居，既衆且大，以觀萬方，以朝諸侯，以奠民物，維宗廟，維郊社，維百官庶府，罔不在是。是爲天地之隩區，疆域之都會，非據河山之勝，極形勢之全，不可也。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始，宅都金陵。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，遂營北平爲北京，乃即勝國之都而廓大之。於是在金陵者爲南京，而京師遂定於此，於乎！自石晉氏割燕雲十六州之地以畀契丹，而茲土不沾中國聲教者，蓋餘四百年於茲矣。雖以宋之全盛不能一日而有，乃今闡華辟夷，屹爲天府，一代衣冠文物之盛，光前邁後，遂爲聖子神孫億千萬載之業，豈非天秘地藏，若固有待於其間？吁，盛矣！鐸等遭遇聖明，仰瞻天邑，咏歌贊

頌，以鋪張盛美，分內事也。而異時諸老之作，所謂京師十景者，大約略備。景凡幾詩，詩若干首，洋洋乎，颯颯乎，蓋將擬《二京》、《三都》而作者。嘻，亦盛矣！然京師之所謂衆大者，夫豈直是哉？經國之規模，立朝之綱紀，上之天命之永祈，下之民心之顧畏，蓋無往而不用其極。斯則國勢尊安，王靈顯赫，所謂在德而不險者也。《詩》曰：『商邑翼翼，四方之極。』又曰：『鎬京辟雍，無思不服。』鐸不佞，敢以是爲今日京師之頌，以率先十景之作，庶幾我列聖創造締述之深意，真_(二)足以上配殷周於無窮也。於乎，休哉！年月日。謹序。

重修宗譜後序

成化辛卯冬十二月，叔父愚得先生以寶慶知府來朝於京師，念欲乞身，未得也。鐸侍教在告者凡兩越月，乃取吾《謝氏宗譜》，參酌歐蘇之法而損_(三)益之。譜別爲類，有錄、有圖、有考、有傳、有範、有志，錄之目有二，圖之目亦有二。而又有所謂誥、勅、詩、文者附焉，總之爲類十，類各有題引以標識之。於是僞者芟，訛者正，疑者闕，凡以本之傳信，而不敢一有容心於其間。於乎！吾謝氏遷黃巖，始經略公，譜之傳，蓋不知其幾十世矣。憂亂屢更，散落殆盡，乃今斷自祿八府君爲一世祖，至鐸得九世，九世之上不可得而詳焉。然則斯譜之作，夫豈得已哉。於乎！自宗法不立，世之人不一再傳，而皆已不知其身之所本；不知其身之所本，則不知所以尊祖；不知尊祖，則不知所以敬宗；不知敬宗，則不知所以收族；不知收族，則不知所以崇恩

愛長和睦，而人道或幾乎息矣。昔之君子蓋曰：彼且不知身之所本^{〔三〕}，吾無如之何。吾視吾力之所能者，則姑自吾一家一族而始之，庶其攝人心以厚風俗者是在是乎？然則譜之始作也，亦豈得已哉！雖然枝分派別，昭穆親疏，秩然不紊，一舉目間，而千百年之世數如指諸掌者，譜之文也。所謂尊祖，所謂敬宗，所謂收族，所謂崇恩愛長和睦，以不忘其身之所本者，則文之實也。立法創制本之躬行之實，而不能不著之文，以傳示天下後世者，上也。因其文之著，以力求造乎其實，而不已焉者，次也。若乃飾輪轅爲虛車，而棄之如芻狗，顧舉以號於人曰：『吾譜某法也，吾譜某例也。』則亦將焉用彼爲哉！吾叔父篤學力行，好古不倦，蓋欲以其本之身者達之天下，而位不滿德，乃退而修諸譜，又將行之一家一族而爲之兆也。然則斯譜之作，亦豈先生之得已也哉。於乎！不得已而有作，則先生之所以望吾後人者深矣。鐸無似，大懼世德負荷之不堪，以深有忝吾先生之教，謹贅其說於後，固將與吾謝氏之子孫俯焉各求至乎其實，以庶幾乎古人修身齊家之意，以不愧於斯譜云。

贈王存敬大尹序

國朝進士，在吾郡先後幾百人，獨方伯陳公、亞卿范公以知縣起家，以迄於今，而始有余崑山茂器，馮宿松融端，王吉水良玉，吳績溪孟章，以及吾存敬。存敬，今和州節判王君之子也。和州於吾文選黃君爲知己，文選之子甫又於存敬爲知己。始融端以近例不合爲知縣，人多以是咎文